

大秦帝国文明探秘

王根权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秦帝国文明探秘

王根权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秦帝国文明探秘 / 王根权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15-1373-1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秦代 IV. ①K23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3737 号

书 名: 大秦帝国文明探秘
作 者: 王根权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程文静
特约编辑: 吕敏敏
封面设计: 北京黄金屋文化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3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75
印 次: 2012 年 10 月 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373-1
定 价: 42.00 元

勤月山 為春如室焚坑
子心要商量祖魂死春從
在孔學名意實批標百代都
以書取法十批不是好文熟
讀唐人書法信子厚返
又王毛澤東讀史建法並郭老毛澤東批王根叔書

七 律

读《封建论》^{〔1〕} 呈郭老^{〔2〕}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 泽 东

1973.8.5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1〕《封建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

〔2〕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

序

《大秦帝国文明探秘》可谓是一部创造性佳作。面世之际，作者邀我作序，我深感肩负之重，恐不能为。作者言：“而今文坛浮躁，新作问世多邀尊显名贵写序，以借名生辉。然而尊显名贵，光辉有限，加以敷衍了事，徒有形式，空留虚名。吾所求者，了解吾创作思想，熟悉作品内容者也。”作为生活在曾经叱咤风云、波澜壮阔，对中国和世界文明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帝都咸阳这片热土上的文人，怀着对这片厚土的热恋深情，对作者和作品的赏识真感，谈一点自己的读后感，当义不容辞。

作者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还是一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更是一位学者，考古鉴史完全出于文人的一种责任。《大秦帝国文明探秘》一书，以超乎寻常的思维，历史的客观真实，细微探究的独到，为我们还原性地展现了大秦帝国诸多文明的真实性、原创性、开拓性与包容性，为我们重塑大秦文化形象提供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翔实生动的体裁与题材。

该书带我们审视了具有和平统一纪念意义的“十二金人”的来龙去脉，观看了载重 80 吨跨度 306 米的钢木结构大桥——大秦帝都咸阳桥，观赏了大秦帝国的开国大典，体验了气势恢宏的大秦文化活标本——大秦战鼓，认识了曾为大秦帝国国防和科技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女性——巴清，知晓了那场旷日持久的弥天大谎——“焚书坑儒”文化造假的过程，了解了大秦帝国文明文化的源流等等。

《大秦帝国文明探秘》一书的面世，极大地丰富了大秦文化产业的载体，增强了我们对大秦帝国文明文化及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的自信。对于我们认识大秦帝国文明历史，彰显中华文明文化具有推动意义；对于将古都西安建成中国第三个文化型国际化大都市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将西咸新区打造成国际一流旅游地和秦汉历史文化聚集地具有现实意义。相信《大秦帝国文明探秘》一书的面世，将再次掀起秦历史文化的研究热潮，将有力地助推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仲 仁

2012 年 6 月 6 日

目 录

序.....	(1)
甘泉宫考辨.....	(1)
淳化县古甘泉山发现秦汉建筑遗址群.....	(14)
“十二金人”——大秦帝国和平统一纪念碑	(21)
大秦帝都咸阳桥探秘.....	(36)
大秦帝国冶金专家巴清解读.....	(56)
“车同轨”探析	(77)
“焚书坑儒”辨	(89)
“击瓮叩缶”解	(116)
“书同文字”议	(128)
大秦战鼓——大秦帝国的军魂.....	(146)
“十月朔”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光辉的时日	(170)
铜人辨（诗）.....	(188)
大秦帝都咸阳桥（诗）.....	(189)
咸阳桥感怀（诗）.....	(192)
后 记.....	(193)

甘泉宫考辨*

《雍录》云：“甘泉，古帝王之所常都。”“宫殿台观略与建章比，百官皆有邸舍”。《关中记》云：甘泉宫“有宫十二，台十一”。甘泉宫规模广大，景象雄伟，不仅山高气爽，引人主多来消暑行猎，且其地理位置具有屏障咸阳，抵御匈奴的重要作用。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汉武帝时“烽火两通”。汉武帝在这里“朝见诸侯王”，“飧外国客”。甘泉宫在秦汉军事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均处于重要地位，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大事情，那些大事情对秦汉历史的进程均有着重大影响。近年来，甘泉宫的研究卓有成就，但关键的问题却未解决。诸如甘泉宫究竟是在甘泉山上还是在甘泉山下？秦甘泉宫在渭南还是在渭北？是“汉承秦制”，汉沿用了秦甘泉宫还是汉另建了甘泉宫？甘泉宫、林光宫、云阳宫是一宫还是各有其宫？等等。现结合甘泉山秦汉宫殿遗址群的发现，就以上问题作以考辨。

* 注：本文曾发表于1990年《考古与文物》第一期，此次出版作者再一次进行了修改。

一、甘泉宫在甘泉山上

甘泉宫在甘泉山上，史有明载，本无非议。只因山高林深，文物普查时遗址未被发现，误将今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北古云阳城遗址视以为“甘泉宫遗址”，从此甘泉宫从甘泉山上移到了甘泉山下。甘泉宫从山上移往山下后，为了不与众多“甘泉宫在甘泉山上”的史料记载直接抵触，便在“甘泉宫遗址”前加了一个“汉”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甘泉山下所看到的“汉甘泉宫遗址”的标识。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去甚远。秦甘泉宫与汉甘泉宫不明不白相分，造成了史学界的极大混乱。

甘泉山地处淳化县境北 30 公里，是旬邑、耀县、淳化三县分界处，属乔山山系余脉。主峰好花圪瘩其地最高，海拔 1809 米。周围群峰重峦，林木丛生。主峰遗址、箭杆梁遗址、孟家湾遗址、石门遗址，遥相能望。古道路迹至今犹存，平直相通。秦直道出云阳城（山下遗址）北门上英烈山（甘泉山分支）经庙堂遗址、鬼门口遗址抵主峰遗址，再经箭杆梁遗址下坡，越过七里川，沿庙沟直去石门。山下遗址至主峰这段为今简易公路所代。主峰遗址至箭杆梁遗址这段为天然卵石路基，故保持较好，路面最宽处约 20 米，最窄处 7 米，今已被草木覆盖，但人工开凿痕迹依然能见。踏草拨树大卡车依然能行至箭杆梁遗址，并原地调头返回。箭杆梁以下因路处陡坡，山雨冲刷，路面破坏很大，只能单人行走。山下遗址地处今卜家乡、铁王乡平原，原面 459 平方公里，海拔 1000 米，距山脚 4 公里。原面北高南低，平均坡降 2%。山上山下两处遗址位于南北同

一直线，相互通视，直距6公里。山上山下的概念无论今人还是古人都是显而易分。

《关中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北故甘泉山上，年代永久无复，甘泉之名失其实也。”《元和郡县志》：“云阳宫即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宫，在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三辅黄图》引《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西，故甘泉山，宫以山为名。”《陕西通志》卷七十二引《雍胜略》：甘泉宫“在淳化县甘泉山上”。纵观史载，或直言或援引，均言甘泉宫在甘泉山上，无一说其在甘泉山下者。陈直《三辅黄图校注》按：《陕西通志》卷七十二《甘泉宫》，引《淳化县志》则说得更加详尽：“甘泉宫，在甘泉山上，今其地尚余甃瓦。甃作流水纹，瓦头有篆字。”这里的《淳化县志》不知是何版本，一时难以求得，但所记明了清楚，今山上出土文物完全与记相符。明隆庆《淳化县志》记，甘泉宫“自通于天，故增之又增之。如泰畤、如仙人掌露盘及泰一诸画像尽在其上也。此山高出它山，南距长安已三百里，而能望见长安城。堞其上有通天台，云雨悉在台下”。这不仅指出甘泉宫在甘泉山上，而且还指出了甘泉宫的具体位置。“此山高出它山”即今天的主峰遗址。

民国二十二年《淳化县志》旧序亦写道：“余常与中承兄躋甘泉，瞩泾渭，风通灵之台，瞰石门之巅。吾邑虽世有更变，要即黄帝祀天旧墟，野踪余响，恍若目睹。寻摩芳径，穷胜迹，徘徊林光诸宫故址间，又得秦皇汉武避暑遗事。俯视四周，山环水绕，翬伏凤举，亦都城西北一奥区也”。可见，“林光诸宫旧址”就是今天的主峰遗址，于

其上才能“俯视四周”，才能见“山环水绕”。该序的作者罗延绅是明嘉靖癸丑科进士，官至知府。其堂兄罗延绣是戊戌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同是隆庆《淳化县志》的修撰人。我们今天踏踩甘泉山所走过的道路完全与当年罗氏兄弟相同。所惋惜的是，即没瞧见泾渭之水，也没望见长安城。只在石门乡走访群众时访得当地至今流传的一条俗语：“石门山上望渭河，望着喝不着。”

于甘泉山是否能望见长安城的问题。《三辅黄图》记，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元和郡县志》云：“甘泉宫，在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周回十余里，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汉旧仪》载：“通天台高三十丈，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这些记载都有一个于甘泉宫可以望见长安城的问题。笔者历春夏秋冬四时，在山上遗址多次观察均未望见长安城。这到底是撰史之误还是甘泉绝景？为解此迷，笔者在高精度的军用地图上作了山上山下两处遗址与古长安城的通视标高图，结果表明，山下遗址不能与古长安城通视，视线被嵯峨山阻断，而山上遗址能与古长安城通视。通视标高图充分证明史载无误，于甘泉宫可以望见长安城。甘泉山与长安城视距只有 85 公里，可以肯定，远在两千多年前，没有工业污染，空气中尘埃少，遇有好天气，于甘泉山上确有望见长安城的可能。这不仅证明了史载的可靠性，而且证明，甘泉宫确实不在甘泉山下，而是在甘泉山上。

甘泉宫中通天台的高度问题。通天台是甘泉宫中的标志性建筑，关于通天台的高度，据文献记载，一说三十丈，一说三十五丈，一说百余丈。汉制一尺合今 0.231 米，平地

起台以最低高度三十丈计，亦 70 余米。70 余米的建筑，不要说是古代的土木结构，就是今天的混凝土结构也绝非易事。那么这些高度是怎么来的呢？看来问题出在观察者的观测点位置的选择上了。这些高度全都是以观察者的所在地为通天台的“去地”，不难想象，若通天台位于山下平坦地带，“去地”观测点位置的选择对台高估测的差异不会太大，出现上述数字巨大差异结果是不可能的。通天台位于甘泉山上，情况就不同了，“去地”观测点不同位置的选择，上述数字的出现就成为自然。由此可以见得，通天台无疑是建于甘泉山上而不是甘泉山下，同理甘泉宫无疑也就在甘泉山上，而不是在甘泉山下。

“望云（雷）雨悉在其下”的问题。关于甘泉宫的记载中多处提到“望云（雷）雨悉在其下”。王褒《甘泉宫颂》中写到：“甘泉山天下显蔽之处也。前接大荆后临北极，左抚仁乡右望索域，其宫室也。镂螭龙而造牖，采云气以为楣。神星罗于题，鄂虹虬往往而绕榱。”扬雄《甘泉宫赋》中有句：“霍雾集而蒙合”，“望通天之绎，绎下阴湿以惨廩分，上横飞而相错。”这里不仅描述了甘泉宫的地理地貌，还记述了甘泉宫的独特气候现象。山上山下两遗址海拔相差 459 米，气候截然不同。春秋雾季，山下仰视，峰插雾中；山上俯视，雾海茫茫。从山上驱车下山，飘飘然犹如离开仙境，我从雾中来。雨雪季节，常常是山下不下，山上小下，山下小下，山上大下。盛夏时节，山下干燥闷热酷暑难熬，山上则凉风送爽，花香袭人。雷雨时节，山下乌云滚滚，山上赤日当头，望云雨悉在其下。这又一次证明甘泉宫不在甘泉山下，而在甘泉山上。

“翠玉树”与“璧马犀”的问题。《甘泉宫赋》乃扬雄绥和二年正月随汉成帝上幸甘泉宫所作，赋中有句“翠玉树之青葱分，璧马犀之磷光”。其中“翠玉树”与“璧马犀”所指何物，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说“翠玉树”是指槐树，有说槐树“望秋先零不贯四时”，当为珊瑚碧玉雕刻之作。今居甘泉山，历早春、晚秋和隆冬数季，常见山下绿色依然，山上却是白雪皑皑。遇霜雾，冰凌结满树枝，最厚时竟达25毫米之厚，甘泉山便成了一个晶莹世界。我们所立之电杆，就曾因电线冰凌被压折过一次。目睹奇景，千古之谜轻易解开。“翠玉树”就是松柏等常青树木，时逢隆冬寒雾，一夜之间枝叶结满冰凌，绿白相间，白里透绿，似翠青玉树一样。“璧马犀”可以是巨石雕刻的马犀，外结一层冰凌，也可以是状似马犀的山丘土包，经雪盖霜裹，在阳光的照射下磷光闪闪，看上去如同碧玉马犀般。甘泉宫早已塌没，这些“稀世珍品”却永驻人间。不论是“翠玉树”与“璧马犀”，还是“望雷雨悉在其下”，这些天工力作，自然妙景只有甘泉山上才有，这再一次说明甘泉宫就在甘泉山上。

甘泉宫有无宫城的问题。翻阅史料，有关甘泉宫的记载均无宫城之说。误将山下云阳城遗址当作甘泉宫遗址就出现了宫城问题。云阳城周长5668米，东西南北开有四门，建有角楼，甚是宏伟。秦直道出北门而上甘泉山。《淳化县志》载：“古云阳城在县西北五十里，后人多指甘泉山前为古云阳县。”该城就是秦直道的起点——古云阳城。扬雄《甘泉宫赋》中有“列新雉于林薄”句。扬雄是甘泉宫的目睹者，“新雉”是当年孵长的野鸡。假设甘泉宫有宫城，在森严豪华的宫城中，怎么会有一群群列队出林的野鸡呢？可见，甘

泉宫无宫城，甘泉宫不在甘泉山下，不在云阳城中，也不和云阳城相兼，甘泉宫在甘泉山上。“列新雉于林薄”乃甘泉宫依山作宫，缘山劈道的纪实。

二、汉甘泉宫是秦甘泉宫的承袭

甘泉宫在甘泉山上有定论了，但这个甘泉宫是秦甘泉宫遗址还是汉甘泉宫遗址？是“汉承秦制”，汉沿用了秦甘泉宫？还是汉另建了甘泉宫？如果说今甘泉山下所立“汉甘泉宫遗址”属汉之甘泉宫，那么汉之甘泉宫何时所建？为何不见于史载？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云阳城在雍州云阳县（指唐云阳县即今泾县长街村）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宫在焉。”又引《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故甘泉山上。”以上史载说明，甘泉宫为秦所造，汉用之，实一地也。

《淳化县志》录，明罗延绣《甘泉宫辨》引《雍录》：“古者以甘泉名宫者三，秦在渭南。汉在云阳磨石岭上，隋在户县。”《甘泉宫辨》道：“秦之甘泉史明言在渭南。”这里的“史明言”出于何处？原来是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文字：“始皇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为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看来，这段文字就是甘泉宫“渭南说”之原始依据，也是所谓的“史明言”，后来的渭南渭北诸说相互混淆，全都缘由于此。

这段文字是否“明言”了甘泉宫在渭南呢？没有，完全是属于一种误读。今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文字，问题搞明白了，原来问题出在对《史记·秦始皇本纪》这

段文字的断句上。“渭南说”是将这段文字的标点符号搞错了，故此便将所记述的两件事相互混淆，由此得出甘泉宫处于信宫与骊山间，故说其在渭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原文是：“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

以往的错误断句为：“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渭南说”者的“史明言”正是来源于这一错误断句。正确的断句是：“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作信宫渭南”后边就是“已”，“已”是什么意思？“已”就是说“作信宫”这件事结束。“作甘泉宫前殿”后边有句“自咸阳属之”。这里的“自”既与前边的“已”相呼应，在强调“作信宫”结束后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按照正确的断句，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记述了两件事，且说的很清楚：一是在渭南作信宫，宫成后更名极庙，又修了信宫到骊山的通道；二是作了甘泉宫的前殿，修了甘泉宫到咸阳的甬道，把甘泉归咸阳直辖。试想，秦时之甘泉宫若“渭南说”者所言，在渭南，“作甘泉前殿，筑甬道”当可理解，“自咸阳属之”当作何解读？渭南之宫原本就属咸阳所辖，现在再说“自咸阳属之”其不成了多余的废话。“自咸阳属之”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因为甘泉宫在古甘泉山上，古甘泉山地处古云阳地域，因为甘泉宫的政治地位特殊，该地不能由云阳管辖，得由中央管辖，这才有了“自咸阳属之”这句话。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因为新版《史记》编者断句的粗心大意这一小

小的误失，致使后来的诸多学者未作详细考证，人云亦云，相互转抄，故此就有了甘泉宫渭北渭南相混不清的混乱，有了秦甘泉宫与汉甘泉宫相区相分的误读误解，有了著述者自己含混不清不能自圆其说之难，阅读者又南北不辨之苦。由此可见，汉承秦制，秦的宫殿汉用之，秦汉甘泉宫实乃一宫，就是古甘泉山上之宫。

云阳是秦之军事重城，甘泉山乃风景名胜，秦上林苑之离宫别馆。《战国策·范雎说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阨。”秦始皇修直道起自云阳。云阳背靠甘泉山，秦始皇多次沿直道出巡，于甘泉山行乐消暑，山上不能没有秦的行宫。有宫当以“甘泉”名之，若不用甘泉名，拟别名名之，何不见于史？《史记·索引》云：“始因水名山，继乃因山以名宫耳。”可见，“以山名宫”应该是可信的。今甘泉山遗址群中秦遗物件的发现为这一论证提供了实物佐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这说明甘泉宫乃先秦君王所造，在秦始皇即位以前已有了，且始皇母太后以前就住在甘泉宫。始皇十八年（前228年）始皇母太后崩。“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后在甘泉宫待了十余年，死后，秦王不走东路而从北路归，可见秦甘泉宫就在古云阳甘泉山上。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前殿”亦说明甘泉宫原来至少有正殿，始皇只不过是先王所创甘泉宫作以修缮扩建罢了。

明确了秦甘泉宫和汉甘泉宫为一地，就不难理解为什么